

拈一朵微笑的花，让嫣红的岁月流淌起来……

拈朵微笑的花

于秋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拈一朵微笑的花，让嫣红的岁月流淌起来……

拈朵微笑的花

于秋彬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拈朵微笑的花 / 于秋彬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441-3662-4

I. 拈…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977 号

出 版 者: 新星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者: 北京纵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 刚

封面设计: 杰创意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向义

定 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于秋彬，笔名文轩，满族，民进会员。1970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市，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辽宁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创作研讨班毕业学员，现就职于丹东铁路某部门。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丹东文学》报总编。

在《散文》、《鸭绿江》、《满族文学》等六十多种国家、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小说、评论等作品数百篇；有数十篇散文或小说作品被多家出版社收录出版。著有散文集《琴弦上的罗曼斯》、《我想对你说》、《拈朵微笑的花》，随笔集《隔岸》，小说集《我想吻你》；主编文学作品集《竹林听海》（上、下册）。



序

王振纲

于秋彬(文轩)又一文集——《拈朵微笑的花》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前,这是作者的第几本书呢?

文轩才思敏捷、心键(电脑之键)相应,是位多产作家,准确点说是一位多产的年轻女作家。此前已经出了三部文集,现在手中整理完成的又是两部,而这些并非其有出版资格作品的全部。

不少人惯以网络作家称呼文轩,因为她的作品大多首发于网上。而且不止于此,她多年来主持一个颇为活跃的文学网站,主编过多部汇集了网友作品的文集,在网络文学天地里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异于人们眼中所见的娇小文静模样。但实际上,于秋彬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以作品面对世人,我这么说是因为有她的作品为证。

文轩于2004年公开出版第一部作品——散文集《琴弦上的罗曼斯》时,经他人约我作序,而此前不曾谋面,也不曾接触过其作品。我在完全陌生的状态下,经由作品开始了对她的了解。那时突然产生了一个类比。《红楼梦》中妙玉送柬为怡红公子祝寿,自署“槛内人”;收到贺柬的贾宝玉不知复函时如何具名,经熟悉妙玉的邢岫烟的指点,署了“槛外人”。相对于“网内人”的文轩,我大概应是“网外人”,因为直到今天,虽然我也用电脑写作、办公室和家中都装有宽带,但从不上网。在网内评论文轩文章者难以数计,而网



外为其作序者我是第一人。

所以绕了这么半天来说与文轩的关系，是想对文轩现在的作品与其前几年的作品（为称说方便，姑且称之为“前期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因为由翻看《拈朵微笑的花》书稿所得的印象，文轩文风有变。

几乎与《琴弦上的罗曼斯》同时，文轩出版了文集《我想吻你》、《我想对你说》。我当时的印象是，其作品在文体上有些夹缠不清，常以散文技法经营小说。今天，《拈朵微笑的花》部分篇什中似乎又有些用小说技法写作散文。但不论是前期亦或今天的作品，其间都荡漾着一股自然之风，那种多有清新的自然之风。倘说文如其人，则其早期作品中所映出的是自我扩张着的鲜明的个性：趋趁世俗热闹、较少顾忌的自我展示，充满着身体虽然成熟、但思想未脱稚气的青春期的躁动。但其作品虽稍嫌简单却非轻浮，难免坦裸而无邪狎。其意之真，其情之纯，力透纸背，给人以深深的感染。

现在来谈对于秋彬新作的印象。

《拈朵微笑的花》共有四辑：《蹉跎岁月》、《心香一瓣》和《人生百态》、《行歌踏板》。

第三辑《人生百态》写世态，写人情。其中或为偶然的经历（《走进校园》），或为猎奇（《灶台鱼》）；另有往事回忆（《榆钱谣》）、心灵拷问（《她们与我们无关》），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第四辑《行歌踏板》则多为描绘作者在文坛或曰江湖的履痕（《青岛一日游》）、身影（《下江南》）。或者渲染作者个人世界中的色彩（《一个人走在初秋的江岸边》），或者表现在文友间的活跃（《一路尖叫》）。这两辑中篇内容有些似曾相识。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间从内容到形式，与《琴弦上的罗曼斯》篇什相近。

第一、二两辑，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强烈的撞击。《蹉跎岁月》多记事，《心香一瓣》多写人。无论记事还是写人，字里行间蕴有

一种前期作品中不曾有过的沧桑感,其文有如行云流水,显出了作者驾驭文字技巧的娴熟。其《蹉跎岁月》20篇所涉内容,如“老井”、“地震窝棚”、“收音机里的流金岁月”等等,相信会唤起不少人的记忆,譬如说文章中所涉往事、旧物在我的经历和记忆中也留有深深的印迹。但我不曾写过,还应该老实说,真的动起笔来,也不会把早随岁月溪流流逝的昔日场景如此生动细致地再现,使读者似乎经了时间隧道回到了历史。而尤令人赞叹的是《心香一瓣》21篇,无论写亲人(舅舅、哥哥、妹妹、儿子、爷公)还是写朋友(依白)、同事(张姐、小李子、老赫婆等)甚至写街头相识、萍水相逢的人物(戴师傅)等等,无不用了简练传神的笔墨惟妙惟肖地绘出。不少平时在人们身边不为人注意的人物,经由文轩的勾勒而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显示了作者深湛的功力。

文轩已过了热衷青春男女的年龄,作品中多了焦虑和思考,多了疑惑和沉重。如果说其前期作品中多表现为女性眼中的新奇,而现在的作品则透露出的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呈现一种此前作品中不曾显现的异样的光彩,见证了作者的日渐成熟。其涉人作品中多了人性与佛性的辉映。这里所说的佛性,并非如佛祖、观音于西天、南海宝座之上俯视下界苍生,而是有如济癫活佛,混迹于人间,与芸芸众生声咳言笑相闻、喜怒哀乐相关,在客观的叙说描绘中寄予了主观的关切、同情。

文轩的语言,空灵、飘逸中透着潇洒,率直和真诚中透出了心胸的坦白。从作品中可以读出孩子般的认真。如此模样,注定了她在网络中拥有众多网友。其实,走出了网络的于秋彬也颇讨人喜欢。她在一所大学演讲文学创作时,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走在街路上,偶尔会有拦她签名、约她联络的粉丝;她在鸭绿江晚报上发表关涉身边市井普通人物的文章,引发了好多读者关注相关人物的热情。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作家成熟标志的作品的魅力,人格的魅力。



作为与她隔代的读者,我曾对她的语言不无隔膜。譬如说,其前期作品中曾将传统资深三字“国骂”化为现代网络简缩符号语言“TMD”频繁出现,读来在痛快之余,感觉上终究有些“那个”。不过,仔细一想便也释然,不能用传统标准“温柔敦厚”去规范现代诗文,更不能以此去衡量相对于我来说有些前卫的当代作家。并且,我当初在读文轩文稿时觉得在特定的情景中,“TMD”的出现有种一吐为快的快感。但《拈朵微笑的花》里“TMD”已荡然无存。这大概也可算作文风的改变之一。另外,本书文稿中曾有过的一些关涉世事的金刚怒目式的篇什,显露出作者的正义感与语言的辛辣犀利,令我想到作品是否与作者生于1970年即夏历戊午的属相之间有某种联系?而这些,定稿时也作了删除。看来多有侠女气的文轩似乎决心要作淑女了。

书稿在我手中放了不少时间,书名一直未定。2月25日向作者通报序已粗成时,文轩说新写了一篇《拈朵微笑的花》,想要用作书名。“拈花微笑”是来自佛经的成语。据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时,大梵天王献上金色波罗花,佛祖当即拈花示众,众人不解其意,惟摩诃迦叶破颜为笑。佛说:这是不立文字的教外不传法门,令将花付与迦叶。后世禅宗遂尊迦叶为始祖。可见,“拈花”与“微笑”之间是一个心传的过程。到今日为止我尚未见到作者这篇最新文字。但既然有了这么一篇,则可使文集中原本无迹的“佛性”有了形迹。至于作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是一种心传,原也可不必形诸文字,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请读者诸位万勿误会。我说文轩的佛性有类道济和尚,只是说如济公一样,也是喝酒吃肉,也是古道热肠;绝不可在于练飒爽、衣饰讲究、有幸福生活的于秋彬和放浪形骸、外表邋遢、追求“色空”的济癫活佛之间划上等号。

王振纲:作家、诗人。



暖
蛇
岁
月

目 录



序	1
老 屋	1
我心中的那座桥	5
老 井	8
包袱皮儿	12
童年的秋千	15
地震窝棚	18
思念青枣	21
滑 冰	24
猪倌儿	27
埋葬的白手帕	30

第一辑

蹉跎岁月

棉被店	33
一只粗瓷大碗	36
温暖,是因为你的存在	40
存盘丹东站	43
玉米情结	46
“白山”牌自行车	50
写给一个叫霞的女孩儿	53
我的小学	55
关于照相	61
收音机里的流金岁月	65

娘 家	71
我的将军舅舅	74
哥 哥	77
小 妹	81
想与宝贝说会儿话	84
成 长	88
药罐儿	91
悼念爷公	94
怀念永远的依白	97
山海关的的哥们	100

第二辑

心香一瓣

张 姐	105
戴师傅	107
老 徐	110
顾大哥	113
小 霞	116
阿 春	119
小 华	122
小李子	124
小 孙	127
老赫婆	130
毛毛雨(附后记)	133

拈朵微笑的花	139
榆钱谣	146
灶台鱼	148
她们与我们无关	150
甜瓜飘出的味道	153

第三辑

人生百态

我做红娘	156
不想放开的手	159
走进校园	163
麻雀的启示	165
向小绿竹道歉	167
站在初秋的稻田	170

天华山的秋天	175
徜徉帽盔山	177
漂流一路波	180
一个人走在初秋的江岸边	183
娘家门前有条河	186
走五月的乌骨城	189
千山脚下的小街	193

第四辑

行歌踏板

一路尖叫	195
山海关 观山海	198
青岛一日游	204
潍坊行	212
聊斋故居品聊斋	216
北戴河的心情	221
下江南	227
夜浸山海关	249
后 记	252



老 屋

莫名地想念老屋，有时梦里会突然惊醒，老屋成了我魂牵梦萦的相思之地，于是，驱车奔向老屋，奔向我童年生活过的小村。冬天的村口，一片冷寂、荒芜，遍地的苞米茬子把大地拱手呈现于空旷之中，大地显得毫无生机，几座崭新的瓦房伫立在村口，迷惑了幼时的记忆，通往老屋的路竟然无处可寻，沿着一条歪歪扭扭的羊肠小道，寻着童年的记忆试探着往村里走，心里像揣个兔子，又像被什么东西阻滞了般，不能够思想，不能够平静，有的只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慌乱、激动。二十三年的时光足可以将幼小的记忆磨灭，但日复一日地长大，变老，又足可以把我送回我的故乡，我的老屋。

遥远的记忆中，座落在一个有着百十户人家小村里的老屋，是土坯垒成的墙，高粱杆压成的屋脊，粘土和稻草铺成的房盖。四间房，房盖黑乎乎的，远远望过去，像大鸟筑成的巢。老屋背靠大山，前面是几户姜姓人家，龟裂的土坯、石头院墙边上围着篱笆杖，篱笆杖上爬满了茂盛的长青藤、牵牛花蔓。夏天，摘下牵牛花，揉碎，当作指甲油，染在手指甲上，泛着香晕的手指甲瞬间就被染红了。篱笆院儿里种着蔬菜、甜瓜、梨、枣，每到盛夏，那些香梨、蜜桃、青枣就会散发出浓郁的清香来，随手一摘，果子落进嘴里，芳香流进心里，快乐载满了童年。老屋其实原是小屋，小屋老了也就成了老屋。



汽车慢慢地驶进村子，我记忆中的河套、“生产队”都不复存在，村里的小商店也无踪影，早年宽阔的村道如今被一户户红砖院墙占据，多了几家新盖的房屋，我不识得这些新盖房屋的人家，更不知道我渐渐走近的老屋是否栖于原处。家家门前都垛着干枯的苞米秸子、稻草，一垛一垛，把本就很狭窄的村道堵得严严实实。村路颠簸得厉害，黄泥土的路面，坑坑洼洼，车轱辘不时会蹦起一块石子，通途的村路如今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了。

汽车在一户红砖瓦房前停下，我记忆中的老屋到了，只是当我站在它的面前时，我仍半信半疑，这壮观的大门脸儿，修筑的高院墙，白墙红砖，七间富丽的大瓦房，是我的老屋吗？童年的记忆怎么一点都拾不到了呢。我拎着相机走进大院儿，一排篱笆杖下拴着的一只老狗冲着我汪汪汪地叫起来，它甩着尾巴，瞪着眼珠子，露出锋利的牙齿，充满敌意地在原地抓狂，拴绑它的铁链子被拽得哗啦哗啦地直响。老狗的叫声惊动了房屋的主人，一位扎着围裙，穿得埋里埋汰的老大娘走了出来，她脸上没一丝笑容，淡淡地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奔上前去，问大娘，这是早年的老于家吗？大娘点点头，说他们家搬走好多年了，你是谁啊？我说我是老于家的姑娘，今天回来看看老屋。你是老几啊？大娘仔细地端量我。我是老三。哦，是老三。大娘没有笑也没有点头，她眉宇间挂着忧愁似的，我看不到她友好的一面，也看不到她兴奋的表情，她有些麻木，她麻木的表情让我难过。我问大娘我应该怎么称呼她？大娘说该叫大娘。我就大娘大娘地叫起来。我问大娘原来的老房子都扒了吗？没，还留点，那不在这吗？大娘指指左面，我顺着大娘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石台阶上的左方，伫立着两间破败的草房，身边有七间明亮的大瓦房陪衬，它显得那么矮小、卑微，它是老屋，它就是童年住过的老屋吗？我几乎是要飞起来，扑向我的老屋，扶着门框，望着老屋里的土坯墙，泪水喷涌而出。

厚厚的灰尘罩在老屋的土坯墙上和旧居的家什上，蛛网和杂乱的工具成了老屋的主人，老屋，灰暗、寂然，屋顶可见透光的缝隙，仿佛透着恼怒和悲凉，许是多年没住人的缘故，老屋显得落寞不堪、摇摇欲坠。看来老屋是真的老了，或者说早已被人忘却。原先的四间房被拆掉两间，剩下的两间是相通的，土炕没了，只是土炕中间横亘的那道墙被拆掉后还有点残迹，我和妈妈、妹妹睡在靠里的一间，伯父、伯母和姐姐睡在靠外的一间。儿时，这间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土炕上永远坐着闲来拉呱儿的邻居，那时节各家的妇女之间走动也颇为频繁，东家借个面筛，西家借个顶针，她们坐在炕上一边忙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闲聊，把清苦的日子，过得浓厚绵甜。我站在老屋的地面上，回忆着童年温馨的场景，用脚一步步丈量着里外间的距离，童年时的“大房子”怎么转眼间变得这么小呢。

手抚摸着土坯墙的墙面，坑坑洼洼，摸起来扎手，童年时，墙面糊着好几层废旧的报纸，倚靠在墙上，会觉得很舒适。再贴上几幅胖娃娃抱着“聚宝盆”的图片，挂上“全家福”，墙面就活泼起来。现在的老屋看上去更像一位古稀老人，老人在时间的路上日益蹒跚，在流金的岁月里失去活力，只留一股空灵，一抹积淀。老屋还像一个骨质疏松的梦境，抬头看它，轻轻嗅它，会吮出经年老酒的陈香。我忽然产生一种念头：我真想自己是老屋的一块覆有郁郁青苔藓的瓦片，一颗在天井经受枯风凄雨、岁月打磨的石子，陪伴老屋慢慢老去。只是老屋默默无言，对我的冀望无动于衷。

走出老屋，看整齐的院落，虽显得宽敞明亮，可空旷一览无余。童年的果树、童年的院墙、童年的石磨、童年的一切都没有了，石磨被送了人，果树被砍伐，院墙被推倒，篱笆被拆掉。就连那些花花草草也被斩草除根。我始终不解，为什么现代人过日子都喜欢讲究装潢的雄伟，讲究门脸的气势，讲究院墙的挺拔，却不讲究花草的点缀、瓜果的芬芳？过日子过在一个滋润，过在一个温馨，过在一个舒



适,而不是所谓的气派、所谓的壮观。我最心痛的是老屋门前栽种的那几十棵老杨树,如今只能看见参差不齐的老树根,却不见枝头的繁茂。大娘说,全被砍倒盖新房了。

村头那棵老槐树也不见了。我曾写过一篇《老树·癞子·狗》,那里面有怀念这棵老树的文字:“当年的老槐树需要两个人才能环腰抱住,夏季是村民们乘凉的好去处。每逢夏季来临,树上开满了纯白的小灯笼坠儿,一串串地散发着扑鼻的清香,闻之即爽,吃之即醉。和小伙伴吃饱时,趴在老树的怀抱里,躺着甜美地睡上一觉。在我们睡着玩着的时候,大人们总是拎着小板凳三五一帮、两五一伙儿地散坐在这里,侃侃年光景,聊聊张家姑娘长李家姑娘短,谈点山外的事,也谈城里的生活,让人留恋在这样的气氛中不愿意离去。有时男人一坐一个坑,女人一坐一个盹儿,嘴皮子能磨破老树的耳根子。这里越聚人越多,最后成了村子里开会聚议的场所。”可如今,老槐树像老杨树一样,它的魂灵只能在小村的上空飘摇游走了。

童年的邻居——德子大哥家的院落也被这户人家一并收买,所以院落就显得格外宽敞,只是再宽敞,我的心都无法看到老屋的光亮,老屋的残迹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失、走远。

离开老屋,汽车在小村里走,来时买的那两兜水果还没有送出去,因为我无法找到一个童年相识的故交和亲邻。车在原先的“生产队”停下,“生产队”也住进了人家。忽然,我发现了一张有些熟悉的面庞,她花白的头发掩映在红砖砾瓦之下,她多像我童年认识的老刘大姐啊!我拎起水果激动地走进去,不管是与不是,我一定要把水果送进这户人家。

2008年3月12日